



重刊嘉祐集卷第四

趙郡
省山蘇洵

衡論上并引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刺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後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有腹
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口權者民不得
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
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
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
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
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
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
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
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也

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開天下之所
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
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
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
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
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樵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
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
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
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曹氏賊也有賈充之徒
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
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
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穿
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
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
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
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
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
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
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
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
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
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
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分之士必有密友
以開心膂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
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
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崇公亦識其人然與之權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歸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

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
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
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
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
貢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
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
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
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
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
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
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
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
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
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
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
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繫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
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
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
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

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無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社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弁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持一大有司耳非相伴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持一大有司耳非相伴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頓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

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有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恩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肖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

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辭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
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
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
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
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
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
勿於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
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
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乃曰百吏耳雖臣子為

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
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
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
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
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
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
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
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
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
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

彼不自效必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必入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

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衷

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搗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
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
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蹠為之郡守梟桀饕餮為之
縣令郡縣之民羣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
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
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
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蕃械滿前駭然而喪膽
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
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
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
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
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
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郵一郡守一縣令
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
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
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為失職庸
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
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
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

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
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徭產
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
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
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
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
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
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
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入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

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為天下要
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故宰
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贖貨的
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更不
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駸
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
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
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
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
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

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求官擇
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
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
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
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
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忤而繩繩
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弃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
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

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
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
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
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
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
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
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
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
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
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

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必
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
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者此者
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
而胥吏賤吏獨弃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
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感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
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
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
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
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

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
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
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
憚懼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
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避而又上之
人擇之以才過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
故終不肖自弃於惡以贖罪戾而欺其終身之利故當
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
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
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過之以大彘也長吏一怒不

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
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
不能自幸為犬彘之行不冒為吏矣況上君子而冒僥
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
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弃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
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弃之於冗流之
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自奪而奇才絕智
出矣夫人固有才智竒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
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竒
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
分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
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重刊嘉祐集卷第五

衡論下

養才

趙郡
蘇洵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
仁孳孳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
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
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
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
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
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刑

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為吏為將而為將若是者
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
以進也才不可強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
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
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
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
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
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
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
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

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
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
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求為此以留
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柰何以襟
襟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肖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
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
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
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
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

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
令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
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
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
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
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
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
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舉四
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
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

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
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
才而貫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
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
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
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
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
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
奇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
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
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
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
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
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
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
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
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
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無辜民媮則吏雖

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熾
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
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
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
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
法若鬻履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
合天下之是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
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
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
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

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
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
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
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
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
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
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
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
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

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
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純
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
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
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
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
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糶
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
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
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
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
從而不得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
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
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
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
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與
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執法以為
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行

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
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
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
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
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
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
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

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
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
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
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
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
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
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
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
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
氓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

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
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
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
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
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
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
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
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大或誣以殺人而不
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
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

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
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
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
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
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
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
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
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
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
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

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殺刑于甸
人雖君命宥不聽令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後于此則非
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
為富強奇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
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
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
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
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

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
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
乃如蓄虎豹園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
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
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
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惠相
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
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
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
自弃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

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
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
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
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
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
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
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
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
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
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

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奔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來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孫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漸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

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強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

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及其所募之民
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
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
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黜其面毋沮其手毋拘之
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拔
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
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
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
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
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

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
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
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
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
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
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
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
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追
省竭作今家止一夫為兵況諸古則為逸故雖取之差
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

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為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曷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

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後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苦夫使

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

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使此以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

必兼脩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
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
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
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能盡
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
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
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
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甚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

備
宋本

得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
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
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
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
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
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
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
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
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

宋本無
矣字

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無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禁其田常以過吾限者保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為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沒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速

過於此哉

趙郡
蘇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

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有奔逸而即勞欣然載之戴以為吾師而導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

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與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下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入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

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

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

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哂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

謂為宋本

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

舉擬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
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
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
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
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
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
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
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

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
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甯
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
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尔既而
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
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
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
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
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
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

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

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疑者散盛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令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

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
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
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
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詭譎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
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
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
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
背聖人之法而自奔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
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
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
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
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
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
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
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
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

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
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
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
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
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
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
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
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
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如其故哉嗚呼其後無
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

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
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
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
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
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
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
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
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
湯之代桀也噐噐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

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巳悅也則又冀其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是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

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知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

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
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
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
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
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
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
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
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
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記之繫辭言者皆自名
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也而夫子託
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
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
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
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天子之位當
在成王而成王初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
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

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
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
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
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
文可也夫子微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
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
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
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
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
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

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
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
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
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
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
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
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
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感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
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
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
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命不自與而
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重刊嘉祐集卷第六

